

【原乡切片】

云台秋色

□毕爱学

从空中俯瞰，鲁中大地峰峦叠嶂，若不用心仔细辨别，山连山，岭靠岭，苍茫一片，哪有云台？

乘列车沿辛泰铁路东行，进入莱芜境内，一座绿色屏障不经意间会径直闯入眼帘，这便是云台山，宛如一顶宝盖，严严实实地伏在群山的脊背上，周围诸峰唯首是瞻。除了秋色的金黄会稍稍显露它的高贵，一年中，最常见的则是满目苍翠，给这座俗称龟寨的小山增添不少韵味。

海拔576米的小山，爬上爬下只须半日。这一回，我要夜宿云台，一睹它不为人知的别样景致。虽已立秋，秋老虎名不虚传，气温直抵38℃。看着太阳渐渐西挪，我与老友来到云台山脚下，一池秋水依山静卧——附近村寨楼阁里因常有鹤鸽夜宿，故名鹤鸽楼，水库也随之其名。水源自东南的夹谷，涓涓细流，淙淙鸣泉，潺潺汇集，在山的北谷聚成一个蓄水一千余万立方米的巨大天然湖。风平浪静时，湖面宛若镜面，云台倒映，山上树木、平台、庙宇清晰可见，美不胜收。举目远眺，山峰兀自屹立。山上的与水中的，以湖面为对称轴，不仔细看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一时难辨。

沿环山公路前行，一条小道蜿蜒通向东南。山脚下，是一块空旷的平地，早已建成文化广场。广场中间，一座石碑巍然耸立，镌刻着杨得志将军题写的“红旗飘万

代”五个大字，在夕阳照射下熠熠生辉。拾级而上，步行约二百米，是和尚洞，中共莱芜县委诞生地。当年，刘仲莹等英雄在这里点燃革命火种，宣传革命理论，发动人民群众，商讨救国救民的大计。

山洞位于深谷绝壁，终日难见日光。洞口水汽蒸腾，云雾缭绕。洞内泉水不时滴落，叮咚作响，愈显深邃。周边山坡上，生长着一簇簇黄色白色的野菊。这些可爱的精灵，在雨露的浸润下，迎风飘摇，格外精神。

举目仰望，和尚洞南侧之上是云台山阴的悬崖绝壁，几乎垂直上下，二三百米高，无人攀登。岩壁上有崖柏、护山棘等树木迎风招展，在几近干涸的罅隙里，这些顽强的生命能够扎根生长，寒来暑往。历经风霜，傲然屹立世间，令人称颂。

“啊——啊——”数十只苍鹤被游人惊扰，在山谷上空盘旋、鸣叫，身边草丛中的虫鸣顿时消逝，山谷中愈发宁静，暑热尽消，头脑也变得清醒许多。

从和尚洞西南爬坡上山，可达山顶。多年前，我曾经爬过一次。其实根本没有路，只有一枚枚脚窝，一个个拳头深浅，斜斜地镶嵌在山崖上。山坡大约呈45度倾斜，陡峭处约60度，简直没法直立行走，只好俯身攀爬。脚踩着前人足迹，双手紧紧抓住身边的草木，呈“之”字形曲折前进。正所谓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，这条“路”人迹罕至，周边有不少平时难得一见的美妙景致，树杈上不时有松鼠探



头探脑，更有一些猎奇的山雀儿飞来停留左右。树根背阴处，藏着很多蘑菇、地衣、苔藓等，因为上山须“爬行”，几乎无人采摘。不过，野葡萄、酸枣之类野果伸手可及，倒可以随意采摘、品尝。

手脚并用，汗流浃背，终于达到极顶。凭台北眺，远处汶河西逝，阡陌交通，碧野如画。临风小憩，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舒畅与豪迈感油然而生。

如今，当地政府修建了盘山公路，从南面、西侧均可上山，驱车不到半小时便可登顶。

山顶建有庙宇，相传是碧霞元君的行宫。当年，仙姑飞越齐鲁，见此处美妙无比，停驾驻留，不料山峰陡然下降三尺。于是继续西行，登临岱顶。后来，因怜爱云台秀美，遂作为行宫，不时前来短住。如今，云台春季庙会名声大振，每年农历三月三前后，远近乡邻会集山顶，祈福祭拜，成为当地一个隆重的节日。

西边远处，夕阳余晖尚未完全褪尽，灿然如炬，远方泰山轮廓

依稀可见，浓密的乌云悄然从北方压来。

忽然，松柏涌动，山风乍起，自东北、西北谷口迅疾袭入。山下平静的水面骤然划破，堆起波涛，打碎了方才静美的倒影。一时寒烟拂面，秋波连天，风声渐紧，山色、水色、天色浑然一体，带着湿热尚存的秋意，令人顿感爽快。远山渐渐隐去，大地蒙上一层轻纱，夜色悄然降临。

伴随着细细的碎步声，齐刷刷地，乌云如厚厚堆积的煤层，从北往南卷压过来。云层下，密密麻麻斜斜飘落的，是浓云惊落织成的雨线。有的地方雨水稠密拧成一股股麻绳，瓢泼一般，眼瞅着浇在远处那一溜儿村庄顶上。而附近的水库平面，此刻除了波涛汹涌，竟然没有落下一个雨滴。也正因如此，寥廓天地间，我置身雨外，才能更加清晰地目睹大自然的杰作。烟雨云水，侧身旁观，一切皆历历在目。

在风雨的频频催促下，夜幕降临得格外快。水库坝身南头的

新张庄，村东住着张政勇大哥一家，老两口听说朋友造访，早早收了工，到山下镇上一番采购，赶回家里一阵忙活。当我们还在山上转悠不停时，他就连连拨打电话，喊来两位陪客，又催促我们赶紧进门避雨。

比过年还要丰盛，偌大的圆桌上早已摆放不开碗碟，主人热情如火，给这云台秋雨夜增添了缕缕温馨。

晚上，雨停了，云水雾散，四周变得宁静下来。弯月悬空，星辉耀眼，天幕低垂，笼罩四野，秋虫鸣叫，如泣如诉……而众星闪烁，俯瞰大地，好像在欣赏人间秋色。另有两颗流星，从西南往东北方向飞逝，划破夜空，湖面上也反射出耀眼的光辉，随波浮动。看着这一切，我感觉自己也正悄然融入其中，化作天地间的渺小一粒。

夜深了，我仍未离去。静坐岸边，守望云台，端详平湖，心如止水。

（作者为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秋风剪

□王举芳

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贺知章用清奇的妙笔，将春风比作灵动的剪刀，裁出了嫩绿的柳丝，剪出了生机盎然的春天。而在我的心中，秋风，更似一把独具韵味的剪刀，把秋天的画布裁剪出别样的景致与情怀。

秋风起，它那无形却有力的剪刀，轻轻挥动，悄然剪断了夏的炽热与繁茂。曾经浓绿欲滴、避云遮日的树叶，在秋风的剪裁下，开始了华丽的蜕变：先是边缘泛起微黄，如同被细细勾勒出的金边；继而，黄意逐渐蔓延，恰似画家晕染的色调，由浅至深。最终，那剪刀干脆利落地一剪，树叶便脱离枝头，在空中悠悠飘落，宛如一只只蝴蝶，轻盈舞动着生命的谢幕之姿。这一场树叶的离别盛宴，正是秋风用它的剪刀精心策划的，每一片飘落的叶子，都是它剪裁出的独特艺术品。

田野，是秋风这把剪刀施展身手的又一广阔舞台。曾经沉甸甸、随风起伏的稻穗，在秋风的轻抚与裁剪下，褪去了青涩，染上了金黄。秋风穿梭其间，犹如穿梭在金色的海洋，高粱被秋风的剪刀点染得愈发火红，像一把把燃烧的火炬；棉花则在剪刀的雕琢下，绽出了洁白如雪的花朵，仿佛天上的云朵不小心遗落在了人间。这丰收的景象，是秋风用它的剪刀为大地裁剪出

的锦缎，每一处色彩的交织，每一份收获的喜悦，都诉说着它的神奇与妙处。

秋风这把剪刀，不仅裁剪着自然万物，也悄然触动着人们的心弦。当它吹过街头巷尾，带来丝丝凉意，如同在人们心间轻轻一剪，剪断了夏日的浮躁与喧嚣，剪出了一份宁静与悠远。在秋风的怀抱中，人们静下心来，回顾春、夏的时光，思考落下的遗憾。那些曾经被忙碌与琐碎掩盖的情感，在秋风的吹拂下渐渐浮现。游子的思乡之情，在秋风中愈发浓烈，那阵阵秋风，宛如远方亲人的呼唤；文人墨客的诗意情怀，在秋风中被点燃，他们用笔墨记录下秋风的韵味，抒发着对时光流逝的感慨，对人生百态的考量。

秋夜静谧，月光如水洒在庭院里，秋风轻轻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似剪刀在裁剪着月光，将其剪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，洒落在地面上。此时，万籁俱寂，唯有秋风的剪刀在时光的深处轻轻裁剪，裁剪出岁月的宁静与深邃，裁剪出心灵的纯净与安然。

秋风这把剪刀啊，它裁剪着季节的更替，裁剪着自然的轮回，裁剪着人间的烟火与温情。它是大自然杰出的艺术家，用一把隐形的剪刀，剪出了一个个色彩斑斓、韵味悠长的秋天。

（作者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【共享记忆】

□空气草

爷爷站在柿子树下自言自语：“这响晴的天，该摘柿子了。”七岁的我这才发现，原本藏在柿子叶底下的青柿子，已经长成一个个小红灯笼，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。不知不觉，霜降快要到了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“九月中，气肃而凝，露结为霜矣。”古人把霜降分为三候，“一候豺乃祭兽”“二候草木黄落”“三候蛰虫咸俯”。

这里的一候豺乃祭兽，也是爷爷为我讲的“豺狼祭天”的故事。相传在霜降这一天夜里，人们如果仔细地往南山山顶看去，借着皎洁的月光，会看到山顶上整整齐齐陈列着狼群捕来的猎物，群狼跪在猎物前，面向月亮，这画面久久不变。至于跪多长时间，爷爷说人们都没见过，只是当人们困倦了，恍惚间狼群和猎物都不见了。

二候草木黄落，现在不用到别处寻找，放眼楼下，那几排高大的法桐树，叶子已是边缘焦黄。微风吹过，它们打着旋儿脱离枝头，像是在

霜降美食

和大树做最后的告别。

三候蛰虫咸俯，夏天的蝉鸣，早已成记忆，秋虫的低音也销声匿迹，它们把自己隐藏在大地深处，来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冬。这是真正的以退为进的大智慧。

霜降的萧瑟不光在于动植物的隐退。记忆中，爷爷穿着黄皮鞋走上田埂，跟屁虫一样的我，离爷爷不远，我总会听到他念叨那句“霜降见霜，米谷满仓。”他走到田里弯腰捡起一片枯黄的豆叶，反复确认一番，然后握在手中用他那粗大的手掌碾碎叶子，饱经风霜的皱纹里浮现一种踏实的神情。时过境迁，几十年后的我终于明白：霜降的萧瑟里有爷爷收获的期盼。

我最喜欢的是，过了霜降农活基本没有了。大多数时间里，爷爷可以满足我的口腹之欲。那时，我家的窗台上总是摆着一团团软软的、红红的烘柿，吃过饭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掌小心托起一个烘柿，轻轻撕开一点薄皮，凑上嘴巴用力吸下去，冰凉甘甜的柿子汁液便溢满口腔。

“咕咚”一口咽下去，那清凉甜蜜直达心房，如同吞下了满满的幸福。

爷爷最喜欢吃螃蟹，这也是我期盼霜降的原因。后来，学了陆游的“蟹黄旋擘馋涎堕，酒渌初倾老眼明”，我认为这是专门写爷爷的。我们村前有条大河，河边有几个废旧的池塘，村民都知道池塘里面有螃蟹，但只有爷爷热衷于捉蟹、吃蟹。爷爷还有一套吃蟹的工具，与现在流行的“蟹八件”没什么区别。我则喜欢在旁边等着爷爷掰开那红亮的蟹壳，吃上一口蟹黄。

爷爷经常说“补冬不如补霜降”，过了霜降，我们家的大铁锅里经常炖着山药羊肉汤，山药是自家种的，羊也是自家养的。小时候整个冬天都在热气氤氲的羊肉香味中度过，所以我对小时候的冬天没有冷的印象。那时，往往是锅里的水刚开，爷爷便开始给我盛汤喝。

霜降是季节的隐退，也是生命力量的另一种积蓄。真正的力量是懂得沉淀和积蓄。